

周末去哪儿



福音堂

有一条街，叫“祖安街”

夏日荷

祖安街，因谭延闿而得名。谭延闿，字组庵、祖安，茶陵高陇石床人。他曾经任两广督军、三次出任湖南督军、省长兼湘军总司令、南京国民政府主席、行政院院长等职。1946年12月，茶陵县城更改街名时，为纪念他，把城外三总至六总街这条街道称为祖安街。

祖安街，后来又叫解放街，是明清时代以传统商住为主要功能的街道。商铺是清一色的砖木结构，上下两层，下店上宅或下坊上宅。木板雕花大门，回廊、圆柱点缀着花格窗，明清之韵十足。一厢之房，进深幽长，中间设天井，坡式屋面，内敛含蓄，也有盖明瓦采光，阳光照在屋顶，一片绚烂明媚。由于商住一体，房屋狭小，无法设仓库，各店铺的货物都存于廋市。

街道居民多为江西、福建等地移民，店铺多属祖传经商。据相关资料统计，各大商户发展到“三大改造”的公私合营店铺时，仍有291户，能雇店员的有64户，经营的种类繁多，七十二行，可谓行行皆备。如今，街道两旁两层或三层楼房，还能看到不少昔日店铺，红漆斑驳的木板，裸露青砖的墙壁，破旧的木格窗，仍然以当年的姿势保持着老街固有的风貌。来自五湖四海的投资商、老板、小贩曾齐聚在这里，演绎着或浮华或伤痛的往事和人生，无数屠夫、渔夫、菜农、摊贩的叫卖声曾充盈老街……岁月的沧桑变幻，人间多少悲欢离合，渐渐沉淀成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，依然散发着丝丝古韵遗风的气息。

出大西门经三总桥往西至县卫生学校，为三总街。三总街靠凉水边，曾经坐落着有着两百多年历史的老字号中药店——“恒益堂”药店，店主属江西泰和县谢氏家族。药店前后四栋，前临街后靠凉水，建筑规模在茶陵可谓首屈一指。药店设备较为完善，前称为营业厅，高大宽敞，专事零售，第二栋专营批发，后两栋系配药房和制药房等。门面装潢颇为讲究，大门门楣上的金字大招牌，据说清乾隆年间萧锦忠所书；营业厅的柜台宝笕全是紫檀木制作，油漆得锃光闪亮，厅堂悬挂各种字画，一派古色古香；货柜长达数丈，分上、中、下三层，盛装着名贵药材。当时，广东佛山梁家园独家生产的“少林跌打膏”，唯恒益堂负责总经销，其他药店不予供货，可见其时恒益堂的特殊地位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恒益堂仍是私人经营，1956年转为公私合营企业，1959年并入茶陵县药材公司。县卫校再往西延伸到福音堂处，为四总街。福音堂属古罗马式建筑，两层楼的青砖木料结构，上下共八间，中间有走廊，青瓦屋顶，四檐倒水。整个建筑，风格浑浑噩噩，构图和谐统一，色彩古朴清雅。1927年11月下旬，毛泽东指示工农革命军第二次打下茶陵城后，在福音堂成立了中共茶陵县委机构，陈韶任县委书记。12月27日，县委随工农红军撤离县城。福音堂，也成为中共茶陵县委旧址。1944年，侵华日军飞机轰炸县城，福音堂被炸毁大半。下半年，由中华基督教会湖南分会修复。至今，室内墙上还保留着当年“只杀挨户团主任，不杀挨户团士兵和下级官”“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！反对帝国主义接济军阀，延长军阀混战！”“帮助工农打土豪，杀劣绅，分田地”等革命标语。

从福音堂起至茶亭巷口为五总街。福音堂西边，就是茶陵总工会旧址。这是20世纪50年代典型苏式建筑风格的房子，左右呈中轴对称，庄重宏伟，高大方正。木板楼梯架构的房子，高度和面积都宽敞大气。大门上镶嵌着毛体“为人民服务”五个大字，房子四围墙壁上，都是白底黄字的毛主席语录。

总工会旧址西边一条小巷为罗家巷，进去便是县委党校。紧邻罗家巷的，便是茶亭巷。狭窄的巷道，在两旁二层或三层楼房的夹持下，只剩下一线天般的空间。炎热的夏天，穿梭在这样的小巷中，倒也凉爽闲适。

历史上，茶亭巷是一条非常繁华的小巷，是茶陵传统休闲生活的集中展示。据记载，明清时代，作为政治中心的茶陵古城，茶馆兴盛，城内的茶亭巷、文星街、祖安街、复兴街、学门前街、七总街、高基巷等老街茶馆林立，打着“茶”“酒”旗的店铺、茶肆、会馆达60余家，其中以茶亭巷最为兴盛。

罗家巷斜对面的那条小巷，原先称为小水巷。1950年，县蔬菜场从三总桥移至小巷边的肖家祠，为日日集，变得格外热闹。小巷西边为菜市，东边为肉市，因而小水巷又被称为猪巷。1951年，县城举行首届农产品展览会，为期5天，参观者达万余人。次年，组织两次物资交流大会，一度繁荣兴旺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，因集市贸易规模扩大，繁荣加速。1985年，县政府在广南路——腊园村用水泥铺筑地面，建成钢筋棚结构的城关中心农贸市场，延续至今。

如今，靠凉水边的小道上，还能看到当年搭建的蔬菜棚子，透过杂草丛生下的青砖黑瓦，依稀可见昔日菜市交易的热闹场景。从茶亭巷起至直角拐弯处，为六总街，也是祖安街的终点。曾经，这条街道集中了县城大部分机关、银行、医院、学校等单位，是县城繁华热闹的中心。后来，随着城区规模向交通街、陵园路、炎帝路、城西的发展，这条街才渐渐冷落萧条了。

自驾路线：从天元区出发，途经莲株高速、武深高速，约为2小时11分钟，163.3公里。



三总桥



总工会里面



总工会旧址



旧商铺



当年搭建的蔬菜棚子



愚人码头

小小的愿望

殷运良

看了影片《小小的愿望》，心情久久不能平静，总觉得应该写点什么。

影片的主人公叫高远，19岁，正是花样般的年龄，却得了一种与神经系统有关的肌肉萎缩症，只能躺在床上度日。

片中讲述了他病情恶化、时日不多时，他的爸爸、妈妈以及两个好朋友徐浩和张正阳分别帮他完成心愿的故事。故事有笑有泪，让人笑着笑着就想哭，哭着哭着就想笑。

高远热爱运动，爱打篮球，爸爸为了满足儿子的愿望，加强体育锻炼，带他参加长跑比赛。结果爸爸体力不支，当场晕倒，而高远和他的轮椅被滚到了路边的水沟里。当爸爸被救护车抬走的那一刹那，他用尽全身力气，说了一句话：“我的儿子……”

妈妈则不远千里邀请著名篮球运动员到医院探望儿子，为儿子加油，鼓励儿子坚强地面对人生。

两个好朋友徐浩和张正阳更是绞尽脑汁，大费周折帮他实现想谈一场恋爱、变成真正的大人和男人的愿望。

影片虽然充满着喜剧的因子，却一直笼罩在悲情的基调中。其中，有这样几处细节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。

妈妈流着泪对他的两个好朋友说，你们有空就多陪陪他吧，他现在情况不好，我也不知道他剩多少日子了。世界上的母亲都是一样的，希望自己的子女健康康康，平平安安，快快乐乐；都把子女的幸福当作自己的幸福，子女幸福了，她们也就幸福了。人世间最痛苦的事情莫过于白发人送黑发人，莫过于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子女渐行渐远的背影，想抓却抓不住，想救却无力回天。

徐浩看到两个乞丐合伙在大街上行骗，对其中一个乞丐拳脚相加，一边打，一边哭，嘴里一边不断地重复着一句话：“能站着为什么要躺着，能站着为什么要躺着……”我能想象得出，当时他的心里有多么难受，自己的好朋友高远想站起来，却躺在医院的病床上；而这个乞丐能站起来，能自食其力，却装着站不起来，靠别人施舍过日子。

危难时刻显真情。纯真的友谊如一块璞玉，洁白无瑕，珍贵无比，又似黄金，至纯至真。

还有，美容美发店善良的小姐姐把徐浩和张正阳请她帮忙，到医院看望高远而送给她的钱退回来了。

善良无价。这个世界，还是善良的人居多。一颗闪亮的星星还未等升起，就陨落了。高远死了，只有19岁。有人说：死只是到了另外一个世界，没有什么大不了的。我想，这是他们对死亡的一种不敬。趁着年轻，趁着活着，好好生活，好好爱，人生从来都是一张单程票；把每一天都当作生命的最后一天，人生没有彩排，每一场演出都是正式开始。

善良无价。这个世界，还是善良的人居多。一颗闪亮的星星还未等升起，就陨落了。高远死了，只有19岁。有人说：死只是到了另外一个世界，没有什么大不了的。我想，这是他们对死亡的一种不敬。趁着年轻，趁着活着，好好生活，好好爱，人生从来都是一张单程票；把每一天都当作生命的最后一天，人生没有彩排，每一场演出都是正式开始。

高远死了，只有19岁。有人说：死只是到了另外一个世界，没有什么大不了的。我想，这是他们对死亡的一种不敬。趁着年轻，趁着活着，好好生活，好好爱，人生从来都是一张单程票；把每一天都当作生命的最后一天，人生没有彩排，每一场演出都是正式开始。

高远死了，只有19岁。有人说：死只是到了另外一个世界，没有什么大不了的。我想，这是他们对死亡的一种不敬。趁着年轻，趁着活着，好好生活，好好爱，人生从来都是一张单程票；把每一天都当作生命的最后一天，人生没有彩排，每一场演出都是正式开始。

高远死了，只有19岁。有人说：死只是到了另外一个世界，没有什么大不了的。我想，这是他们对死亡的一种不敬。趁着年轻，趁着活着，好好生活，好好爱，人生从来都是一张单程票；把每一天都当作生命的最后一天，人生没有彩排，每一场演出都是正式开始。

高远死了，只有19岁。有人说：死只是到了另外一个世界，没有什么大不了的。我想，这是他们对死亡的一种不敬。趁着年轻，趁着活着，好好生活，好好爱，人生从来都是一张单程票；把每一天都当作生命的最后一天，人生没有彩排，每一场演出都是正式开始。

高远死了，只有19岁。有人说：死只是到了另外一个世界，没有什么大不了的。我想，这是他们对死亡的一种不敬。趁着年轻，趁着活着，好好生活，好好爱，人生从来都是一张单程票；把每一天都当作生命的最后一天，人生没有彩排，每一场演出都是正式开始。

高远死了，只有19岁。有人说：死只是到了另外一个世界，没有什么大不了的。我想，这是他们对死亡的一种不敬。趁着年轻，趁着活着，好好生活，好好爱，人生从来都是一张单程票；把每一天都当作生命的最后一天，人生没有彩排，每一场演出都是正式开始。

高远死了，只有19岁。有人说：死只是到了另外一个世界，没有什么大不了的。我想，这是他们对死亡的一种不敬。趁着年轻，趁着活着，好好生活，好好爱，人生从来都是一张单程票；把每一天都当作生命的最后一天，人生没有彩排，每一场演出都是正式开始。

高远死了，只有19岁。有人说：死只是到了另外一个世界，没有什么大不了的。我想，这是他们对死亡的一种不敬。趁着年轻，趁着活着，好好生活，好好爱，人生从来都是一张单程票；把每一天都当作生命的最后一天，人生没有彩排，每一场演出都是正式开始。

高远死了，只有19岁。有人说：死只是到了另外一个世界，没有什么大不了的。我想，这是他们对死亡的一种不敬。趁着年轻，趁着活着，好好生活，好好爱，人生从来都是一张单程票；把每一天都当作生命的最后一天，人生没有彩排，每一场演出都是正式开始。

高远死了，只有19岁。有人说：死只是到了另外一个世界，没有什么大不了的。我想，这是他们对死亡的一种不敬。趁着年轻，趁着活着，好好生活，好好爱，人生从来都是一张单程票；把每一天都当作生命的最后一天，人生没有彩排，每一场演出都是正式开始。

高远死了，只有19岁。有人说：死只是到了另外一个世界，没有什么大不了的。我想，这是他们对死亡的一种不敬。趁着年轻，趁着活着，好好生活，好好爱，人生从来都是一张单程票；把每一天都当作生命的最后一天，人生没有彩排，每一场演出都是正式开始。

高远死了，只有19岁。有人说：死只是到了另外一个世界，没有什么大不了的。我想，这是他们对死亡的一种不敬。趁着年轻，趁着活着，好好生活，好好爱，人生从来都是一张单程票；把每一天都当作生命的最后一天，人生没有彩排，每一场演出都是正式开始。

高远死了，只有19岁。有人说：死只是到了另外一个世界，没有什么大不了的。我想，这是他们对死亡的一种不敬。趁着年轻，趁着活着，好好生活，好好爱，人生从来都是一张单程票；把每一天都当作生命的最后一天，人生没有彩排，每一场演出都是正式开始。

高远死了，只有19岁。有人说：死只是到了另外一个世界，没有什么大不了的。我想，这是他们对死亡的一种不敬。趁着年轻，趁着活着，好好生活，好好爱，人生从来都是一张单程票；把每一天都当作生命的最后一天，人生没有彩排，每一场演出都是正式开始。

高远死了，只有19岁。有人说：死只是到了另外一个世界，没有什么大不了的。我想，这是他们对死亡的一种不敬。趁着年轻，趁着活着，好好生活，好好爱，人生从来都是一张单程票；把每一天都当作生命的最后一天，人生没有彩排，每一场演出都是正式开始。

高远死了，只有19岁。有人说：死只是到了另外一个世界，没有什么大不了的。我想，这是他们对死亡的一种不敬。趁着年轻，趁着活着，好好生活，好好爱，人生从来都是一张单程票；把每一天都当作生命的最后一天，人生没有彩排，每一场演出都是正式开始。

高远死了，只有19岁。有人说：死只是到了另外一个世界，没有什么大不了的。我想，这是他们对死亡的一种不敬。趁着年轻，趁着活着，好好生活，好好爱，人生从来都是一张单程票；把每一天都当作生命的最后一天，人生没有彩排，每一场演出都是正式开始。

高远死了，只有19岁。有人说：死只是到了另外一个世界，没有什么大不了的。我想，这是他们对死亡的一种不敬。趁着年轻，趁着活着，好好生活，好好爱，人生从来都是一张单程票；把每一天都当作生命的最后一天，人生没有彩排，每一场演出都是正式开始。

职场故事

运动会上显身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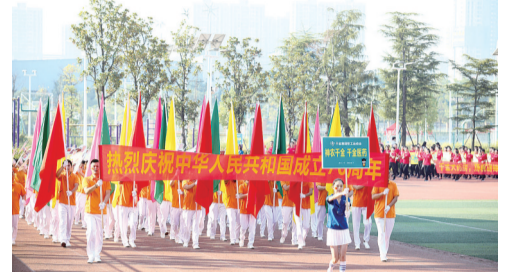
贺雄辉

日前，千金集团举办了“不忘初心、牢记使命”2019年职工运动会。本次运动会共有1500余名职工参加。

上午8点30分，运动会开幕。国旗方阵、厂旗方阵、裁判员方阵、运动员方阵等方阵依次入场。每个方阵队伍衣着统一、步伐整齐、口号嘹亮，充分展现了千金职工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，最终千金湘药、千金医药获得“最佳方阵奖”。

开幕式后进行的是拔河比赛，经过激烈角逐，千金药业生产队、千金药业联合分会队、千金湘药队获得了一等奖。

本届运动会设有跑步、跳绳、跳远、实心球等传统比赛项目，还设置了呼啦圈、托球赛跑等富有趣味的项目。



雄赳赳气昂昂的方阵



滚铁环



加油加油



瞧，多专注



预备，跑



投篮

医院和水电段。

搞三线建设，只有政治上可靠的人才能参加。我作为入党不久的共产党员，被选中随株洲地区5000多民工，奔赴湘黔铁路怀化工地。

1970年9月，我到了怀化，被分配到后勤部商业物资组。这个组不仅要调配几千人的生产、生活物资，还要去工地参加劳动。

我在怀化住在一位名叫梁大娃的农民家里。我清楚地记得，木料搭建起来的房屋，到处都是缝，夏天太阳能照进房间，冬天寒风能把蚊帐都吹了飘起来。当年的怀化经济落后，没有一条像样的马路，生活、生产物资都十分缺乏。怀化县只承诺保障民工们的食用盐供应，其他物资都由株洲市提供并派汽车运过去。

“吃饭当天（吃饭只能站在露天），睡觉打尖（多人一起睡地铺），两头不见天（早出晚归），洗脸洗澡在坝边”，这是当时生活的真实写照。尽管生活、劳动条件艰苦，但大家依然干劲十足。我们克服了种种困难后，终于用肩挑手挖将火车站、铁路医院、水电段，在一大片杂草丛生的土地上建设起来了。

右手拿着草帽，左手拿着物资单，脚穿汽车外胎制作的草鞋，这张照片是我留下的唯一一张参加三线建设的个人照片。当时我在怀化火车站工地做事，宣传干事背着相机从旁边走过，我请他拍摄一张留念照，他同意了，于是就有了这张留影。

2009年3月末，我同太太从湘西永顺县游览返家途中，专程去了当年的榆树湾，现在的怀化市中心，寻访老房东的家。几经周折，我找到了，但当年的住地面貌全非，四面透风的木房子没有了踪迹，看到的是一片高楼大厦和车水马龙繁华的城市景观。我寻访到了老房东的儿媳，她告诉我，梁大娃老人去世几年了。听了这个消息，我为不能再见热情、朴实的老房东感到惋惜。

2009年3月末，我同太太从湘西永顺县游览返家途中，专程去了当年的榆树湾，现在的怀化市中心，寻访老房东的家。几经周折，我找到了，但当年的住地面貌全非，四面透风的木房子没有了踪迹，看到的是一片高楼大厦和车水马龙繁华的城市景观。我寻访到了老房东的儿媳，她告诉我，梁大娃老人去世几年了。听了这个消息，我为不能再见热情、朴实的老房东感到惋惜。

2009年3月末，我同太太从湘西永顺县游览返家途中，专程去了当年的榆树湾，现在的怀化市中心，寻访老房东的家。几经周折，我找到了，但当年的住地面貌全非，四面透风的木房子没有了踪迹，看到的是一片高楼大厦和车水马龙繁华的城市景观。我寻访到了老房东的儿媳，她告诉我，梁大娃老人去世几年了。听了这个消息，我为不能再见热情、朴实的老房东感到惋惜。

2009年3月末，我同太太从湘西永顺县游览返家途中，专程去了当年的榆树湾，现在的怀化市中心，寻访老房东的家。几经周折，我找到了，但当年的住地面貌全非，四面透风的木房子没有了踪迹，看到的是一片高楼大厦和车水马龙繁华的城市景观。我寻访到了老房东的儿媳，她告诉我，梁大娃老人去世几年了。听了这个消息，我为不能再见热情、朴实的老房东感到惋惜。

2009年3月末，我同太太从湘西永顺县游览返家途中，专程去了当年的榆树湾，现在的怀化市中心，寻访老房东的家。几经周折，我找到了，但当年的住地面貌全非，四面透风的木房子没有了踪迹，看到的是一片高楼大厦和车水马龙繁华的城市景观。我寻访到了老房东的儿媳，她告诉我，梁大娃老人去世几年了。听了这个消息，我为不能再见热情、朴实的老房东感到惋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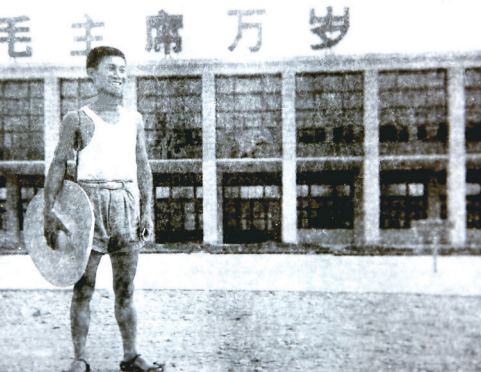
2009年3月末，我同太太从湘西永顺县游览返家途中，专程去了当年的榆树湾，现在的怀化市中心，寻访老房东的家。几经周折，我找到了，但当年的住地面貌全非，四面透风的木房子没有了踪迹，看到的是一片高楼大厦和车水马龙繁华的城市景观。我寻访到了老房东的儿媳，她告诉我，梁大娃老人去世几年了。听了这个消息，我为不能再见热情、朴实的老房东感到惋惜。

2009年3月末，我同太太从湘西永顺县游览返家途中，专程去了当年的榆树湾，现在的怀化市中心，寻访老房东的家。几经周折，我找到了，但当年的住地面貌全非，四面透风的木房子没有了踪迹，看到的是一片高楼大厦和车水马龙繁华的城市景观。我寻访到了老房东的儿媳，她告诉我，梁大娃老人去世几年了。听了这个消息，我为不能再见热情、朴实的老房东感到惋惜。

老照片

三线建设那些事儿

陈瑛



1971年在怀化

日前，在清理照片中，我发现了一张拍摄于1971年的老照片。这张理平头、穿背心的照片，引起了关于三线建设的回忆。

1964年起，在中国掀起了三线建设的高潮，即在中西部地区的13个省、自治区进行的一场以战备为指导思想的大规模国防、科技、工业和交通基本设施建设。

1970年，湖南省根据国家的部署，调动数万职工和农民，开赴湘西地区，建设湘黔铁路及配套设施。株洲市的人分配到怀化县的榆树湾，修建怀化火车站、铁路